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二十回 真完婚鐵牛娶醜女 假投降陳鵬騙狀元

唐鐵牛一倒下，這傻丫頭緊走兩步過來，啞，就騎到唐鐵牛的身上。「動？動一動我就掐死你。」

「哎呀！大姐饒命，大姐饒命。」

「剛才誰讓你罵我，我打你，我打你。」

上前就給唐鐵牛兩個嘴巴，看樣子沒太使勁。唐煙子心想，這手像熊掌似的，她要使勁呀，就把我打死了。

「我說大姐手下留情。」

「你還罵不罵人啦？」

「我哪是罵你，這是話擠話，擠得剛才那話說得不好聽。」

「行了，給多少錢？」

「飯吃了，你要多錢給多錢。」

「那是跟你說笑話，吃頓飯給不給錢沒什麼，得讓我過得去。」

「行。」

「要想讓我饒你也行，你管我叫三聲姑奶奶！」

「行，不就是姑奶奶嗎？」唐煙子一看周圍也沒人，我也不怕丟人。「姑奶奶、姑奶奶、姑奶奶！」

「嘿嘿，好了，起來吧，快滾吧！」

唐鐵牛爬起來把棒槌掖身上撒腿就跑。他怕這個傻丫頭醒過味再追上他呢。

唐鐵牛下了山，跑出老遠去，前邊有個村莊，村莊頭上有一戶人家。唐鐵牛推門進來，一看是老兩口子，說：「請問一聲，安平鎮離這多遠哪？」

老兩口說：「安平鎮大概離這兒四五十里地吧。」

「怎麼走呢？」

老頭說：「我沒出過門。」

嗨，看起來都是山裡人。唐鐵牛說：「那回見吧。」

唐鐵牛一想得找常出門的人問才行。他就進了村莊了。往裡走了一段路啊，裡面有個大門，青堂瓦舍的，知道是大戶人家。我在這打聽打聽，「梆梆梆」敲門，「裡邊有人嗎？」

「吱扭」門開了，出來一個四十幾歲的老者，員外打扮。這老者長得挺清秀的。

「老人家可好？」

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我是問路的，我迷了路了。安平鎮離這多遠啊？」

「噢，你打聽安平鎮哪，離這不遠哪，先請到裡頭坐會兒吧，你是哪來的？」

「我由東京來的，我來過一趟，可我现在走道走迷糊了，辨不清方向了。」

「天都快黑了，快到屋裡坐會，有什麼話慢慢嘮一嘮。」

唐鐵牛一想：這老頭這麼客氣呢？素不相識叫我到裡頭坐一會兒。「謝謝老人家了。」

唐鐵牛還真有點渴了。老頭把他領到大廳裡頭，給他沏了一壺茶。

「坐下歇歇腿。這位英雄，你是從東京來的，奔安平鎮，應該奔正東走。你呢，走得偏了南了。」

「噢，原來如此。老人家，您這一點，我就明白了。我還得往回裡走。」

「對，請問英雄貴姓啊？」

「老人家，我姓唐。」

「叫哪兩個字呀？」

「我叫唐鐵牛哇！」

「唐鐵牛？你是山東登州府的人氏吧？」

「啊，對呀！」

「你們家是唐家寨吧？」

「一點沒錯。」

「你爹叫唐方？」

「對呀。」

「你小名叫牛？」

「老人家，你怎麼知道我的小名呢？」

「孩兒呀，可把你盼來了！我是你的老岳父哇！」

「嗯？您是哪位呀？」

「我姓楊，叫楊信，我大哥人送外號青面獸叫楊志，他是梁山將啊！」

「這個事兒我倒知道哇，老人家，您怎麼到這兒來了？」

「孩兒啊，說起來呀，這話就長了。我大哥攤了人命，把他逼上了梁山，我們家呀，也都跟著吃了『鍋烙』了。過去我在登州府裡當過書吏，後來我一看風聲太緊哪，我帶著家眷，就跑到這兒來了。從此，跟你們家就分開了。可是後來我一打聽，你爹媽已去世，也不知道你的去向。最近我聽說，東京汴梁有個叫什麼唐鐵牛的，這個事兒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，我也沒去找你。一晃二十來年了，孩子今天到這兒來了，你就別走了，我女兒跟你是襁褓姻緣哪！在小被兒裡裹著時候你們就訂了親了。孩子，今天就在我這兒給你們夫妻完婚。你把我閨女帶走吧！也省得我操心了！」

「老人家，小姐在哪兒？」

「咳！大概是出去了，常不在家，我女兒呀，叫賽花。」

「啊！」唐鐵牛一聽賽花，心想：這姑娘一定長得很漂亮，要不然怎麼能叫賽花呢？唐鐵牛一想，我也該娶媳婦了。算卦說婚姻不動，我看這回要動。「我說老人家，您把小姐請出來，我們認識、認識。」

「別著急，你現在到我這兒來就算到家了。你們完婚之後，就把她帶走。」

「現在呀還不行，完婚不完婚的，明日還得合計合計。我有公務在身，得立刻夠奔安平鎮。」

「孩子，我女兒可練過幾天武術，帶著她去，幫著你們打仗。我說什麼也不把她放到家裡。現在兵荒馬亂的，她是有丈夫的人了，我還把她放到家裡幹什麼呢？」

「那麼說，哎呀，這我得回去跟狀元他們商量商量啊！」

正說話哪，聽外面「咕咚」扔到院裡一個什麼東西。唐鐵牛隔著門簾一看，院裡頭先扔進來一頭梅花鹿，這個鹿是打死的，腦袋已經癟了。隨後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。唐婁子一看，「我的媽呀，這不是我那姑奶奶來了嗎？」

「孩兒呀，賽花，快進來，你丈夫來了。」

「啊？我丈夫在哪兒呢？」

一挑門簾她進來了，把唐鐵牛差點嚇趴下。啊！這媳婦兒我可不敢要哇。我哥兒們，人家那些個媳婦兒一個賽一個，你說鄭翠屏、梁秀英、鐵金錠、陳清秋、蓋嬌娘一個比一個漂亮啊。雖然我長得不好看，跟你比，我成了美男子了。唐將軍一想，我可不敢要。「啊……這麼說吧，老人家，我先到前敵上商量商量，隨後呢，再跟小姐完婚。」

「爹呀，我丈夫在哪兒呢？」丑丫頭說著話，就進來了。

老頭說：「孩兒呀，這就是你的丈夫唐鐵牛，小名叫牛兒哇。」

「哎呀，是你呀，管我叫姑奶奶你忘了嗎？」

唐鐵牛心裡說，別說了，怪難聽的。

老頭說：「你們見過面了？」

「見過了，我把他騎底下，打他兩個嘴巴子，他管我叫三聲姑奶奶，他吃我的飯了。」

老頭一想，這可熱鬧了。「噢，你們兩人都見過面了，賽花呀，過去給你丈夫見禮。」

「哎，咱們是不打不成交哇，你好哇！郎君。」沒等完婚就叫上郎君了。

「哎，好！」唐鐵牛被人整個唬住了。

「告訴你說吧，唐鐵牛，我右手小手指頭少一塊兒，被你給咬的，是不是？爸呀，小的時候我懷抱兒，你才四、五歲，你跟我倆玩，我一叫喚，你把我小手指頭給咬一塊去，你看看？」

老頭說：「要不說呢，你別看我孩子長得容顏差一些，她的心可是好的，始終等著你，因為她的小手指頭掉了一塊，永遠記著她的丈夫，什麼時候來，她什麼時候跟你走。」

「謝謝小姐一片鍾情啊！那好了，等我回去辦完事，我抬個花紅小轎把小姐接到東京汴梁，到那個時候呢，我們再拜堂成親。」

老頭說：「別那麼著了，她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在家裡我確實不放心。你們倆呀，趕快完婚。家將啊，把街毗鄰右的叔叔大爺找來，明天擺上兩張桌兒，大伙一喝一鬧騰，這就算完婚了。天地堂先準備好，丫鬟啊，到後堂把老太太請來。賽花呀，你也收拾收拾，夫妻就拜堂成親。」

唐鐵牛實在推托不過去，老頭已經定下來了。第二天，殺雞宰羊，擺好天地堂，唐鐵牛跟楊賽花拜完天地，丑丫頭就先到洞房裡頭去了。這時候大家喝得也差不多了，後邊來了一個丫鬟，請唐鐵牛入洞房。唐鐵牛心想：我這是入洞房嗎？我這是過關呢，這媳婦我能要嗎？唐婁子沒辦法呀，丫鬟請姑老爺來到洞房，把唐婁子讓進去，在裡頭夫妻坐好，丫鬟把門給關上，就出去了。裡頭擺了一桌酒菜，還有子孫饅饅、長壽麵，栗子、小棗——「早立子。」

「唉，楊小姐呀。」

「郎君。」

嘿，叫得這個脆生。「好好，小姐、賢妻。」

唐鐵牛一點不敢惹她，這要是犯了脾氣我可惹不了，她要說揍我一頓，我這一點兒也不敢動啊，「咱倆喝點酒吧。」

「哎，喝點酒。」

唐鐵牛心想：一會兒我得跑，我可不能再等了。唐婁子把酒壺拿起來：「小姐，我先敬你酒，頭一杯酒叫獨佔鰲頭，將來你能做大官，你得喝。」

「獨佔鰲頭，那我可比你大呀。」

「那當然比我大了。」

「喝！」「咕嚕」一杯酒下去了。

「第二杯酒啊，咱倆好一輩子永不分離。」

「那我更得喝了。」「咕嚕」嚥下去了。

「第三杯酒，福祿壽三星，這是個吉祥嗑呀。」

「喝！」

「四季齊全。」

「喝！」

「五福捧壽。」

「喝！」

「六六順，七個桃，八大仙，九蓮燈，滿盤全福壽。」

「哎喲，不行了，嘴在哪呢？」傻丫頭找不著嘴了，「呼——」在椅子上就睡了。

「我快跑吧，我可不能等了。」唐婁子推了推傻丫頭，傻丫頭已經睡實了，行了，是時候了。「撲——」唐婁子把燈吹滅了，他就溜了。把門倒帶，唐鐵牛就離開了楊家莊，連竄帶蹦，當天回到了安平鎮。一進公館，看見弟兄們個個都在那練功呢，因為高山上雙絕比武的日期眼看就到了，都得來點絕的，阮英和周景龍看唐鐵牛回來，唐鐵牛身上帶著駙馬寫的信，交給周景龍，周景龍看了一遍，知道朝中這幫奸臣在搗亂，張元帥立刻發兵前來。

「三哥，你回來了，大伙都在練功，你拿什麼絕招呢？」

「我呀，別的招沒有，我山上給它來個滾屎蛋得了。」

「得得得，你怎麼淨扯蛋呢？」

「怎麼能滾屎蛋呢？」

「嗨，說笑話唄，高山上我來點絕的，到時候露兩手。」

「哎，三哥，你應該早回來一天，怎麼才回來呢。」

「啊，我呀，道上迷了路了，我見人打聽呀，就耽誤了一天。」

大伙也沒往心裡去，因為唐婁子也沒敢提楊賽花。不過，唐鐵牛心裡直犯嘀咕，心想：這丑丫頭可別找我來，她要找我來可就露了餡了。再說，這丫頭還不能饒我，她厲害呀。唐鐵牛躺倒床上翻過來掉過去睡不著覺，他心裡頭覺得是個事。「哎呀，怎麼今晚上睡不著呢。」唐鐵牛由床上下來，推開門出來就奔茅房去了，到茅房解了個手，站起來還沒等出來，就聽外面有動靜，由打牆頭外面跳進來一個人，沒看出模樣，手裡還拿著刀。這個人進來，高抬腳輕落步，好像找哪個房間似的。唐鐵牛一看：「哎呀，是行刺害死偷東西的？」唐鐵牛慢慢來到他身後，「趴下！」一抓他的腳脖子，「咔嚓」這個人就趴下了，刀就出了手。

「哎喲！」

「別動！拿響馬！」

唐鐵牛喊了一聲拿響馬，這時候宋兵就全起來了，挑著燈籠，阮英也就到了，就把這個人綁起來了。周景龍冠袍帶履穿好之後

坐在了客廳當中。「把響馬推進來！」這個人就被推了進來。二十幾歲，黃白淨子，穿青掛皂。周景龍一拍桌案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呀，我報名字覺得有點慚愧，但是我不報名字你們又不知道我是誰，我也不想多說了，我姓陳，叫陳鵬。」

「啊，陳鵬？」

「對，人送外號插翅虎！」

周景龍心裡明白這是陳清秋的二哥呀！

「陳鵬今夜晚間你是領了蓋世英的命令來此行刺嗎？」

「不，我根本沒在藏軍山，我這些日子就往外頭遊逛，因為我不想再吃這碗飯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說了。我說了你們也不能相信。所以我白費口舌，我就不講了。按照你們軍營裡的規矩，該殺，該押就隨便吧！」

「陳鵬，你可以說下去，你講吧。」

「你是狀元陳景龍，是不是？按理說咱是一家的，你也姓陳，我說了你能相信我嗎？」

「你講吧。」

「我呀，想洗手不幹了，我不用拿別的證明，他們藏軍山我沒去，這點可以說清楚吧？我感覺他們這條道是邪道，我想學好。」

「這些日子你到哪去了？」

「我沒說嗎，找找朋友，上這家住兩天，那家住兩天，這畢竟不是常事吧，我聽說我妹妹在你們公館呢，我呢，身上有些素了，斷了盤纏，我一天沒吃飯了。今晚進來，你們別笑話，我想找廚房偷點吃的，我妹妹在沒在這呢？我還不敢說准。唉，給我妹妹丟人了。我別的也不用提了，你要殺就殺，要放就放，不放就隨便吧。」

周景龍聽到這兒，衝著弟妹陳清秋啊，她大哥死了，陳家就這麼一條根了。再說陳鵬說話態度很老實。「來呀，上前給他綁繩鬆開。」

「狀元，我謝謝了。」

「雲平呀，上前見過你的內兄。」

花雲平對陳清秋那真是從心裡羨慕，小姐是個好人，但一看陳鵬，感覺臉上有點發燒，有這麼一個大舅子。「好，內兄，我叫花雲平，我給你見禮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他叫花雲平，是清秋的未婚夫。」

「我妹妹真有眼力，小伙子真夠棒的！」

「哎，內兄誇獎了。」

「狀元，藏軍山現在你們打到什麼份兒上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現在正好雙絕比武，日期眼看臨近，說在什麼鴛鴦岩虎頭峰下。在那比武較量，我們要勝了，他們就獻國寶投案。」

「啊，鴛鴦岩虎頭峰，我妹妹呢？」

周景龍就把陳清秋上山臥底之事給陳鵬講了。

「噢，我老陳家有這麼個女中魁首，我有這麼個好妹妹，我們老陳家燒了高香了。我當哥的知足了。狀元，我妹妹能幫你們盡心竭力效犬馬之勞我高興。我陳鵬剛才被抓住，要是不理解我的，起碼得押三天、五天，詳細查問一番。狀元，您絕對信任我，我陳鵬怎麼報答呢？我有個想法，鴛鴦岩虎頭峰這個地點我知道，他們對雙絕比武是真的假的，現在狀元未必完全掌握，我打算去探探虎頭峰鴛鴦岩，看看那有沒有什麼埋伏，我怕你們上了當，受了害。這是我陳鵬的一點表示。」

「陳鵬，你想什麼時候去？」

「我馬上就去，你們能不能跟一個人去？」

周景龍說：「誰跟著去呀？」

「叫花雲平跟我去得了，他是我的妹夫。我們哥倆一塊去，到裡頭探明鴛鴦岩虎頭峰之後，回來給你送信，我再跟我妹妹見一面，把這個事透露之後裡應外合，好破藏軍山。」

周景龍點了點頭：「這麼說，剛到這你就辛苦了，你先吃點東西。」

「好，我先吃一口。」

陳鵬吃了東西帶著花雲平就離開了公館。今天晚上很順利，過了飛雲橋，跳進了寨牆，就來到了藏軍山。

雲平說：「鴛鴦岩虎頭峰在哪？」

「先別著急，咱們先到聚義廳，看看他們有什麼準備。」

雲平說：「現在天這麼晚了，他們還不睡了？」

「嗨，兄弟，乾咱這行的你還不懂嗎？夜聚明散，白天當晚上，晚上當白天，白天睡足了覺，晚上肯定合計事兒，走吧。」

陳鵬領著花雲平來到中山寨的聚義廳。大廳外頭挑著多少盞燈籠，照如白晝，大廳外頭擺著幾張桌子，放著茶壺茶碗，金翅大鵬蓋世英在那坐著，響馬們有的站著有的坐著，好像在這練功呢。花雲平沒敢趴在南房上，就趴在東房上，陳鵬也在他背後趴著。花雲平再細看蓋世英的上手還坐著一個出家的老和尚，身披布袍。

蓋世英說：「長老，今晚大伙都在這練功，我們在一起切磋切磋武藝，也不能小看狀元府的小八義，他們有高人，就陳景龍是個文官，胸懷大志，熟讀兵書戰策。再說這幫小子武藝也不錯，咱們也得多加點兒小心，不能輕敵。今天當著長老的面，大伙練一練，長老給咱們評價評價，能不能戰勝他們。」

旁邊這幫賊異口同聲：「長老，您給我們拋磚引玉吧，您先練一練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要叫大伙這麼說，我今天也挺高興，好，我先練練。」